

上到观景平台，却发现最美的景色不在塔上。

东京最美的夜景，本应该是这座塔，但是身在东京塔里面，却拍不到他的样子。

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只有灯火通明的办公楼群。那些闪着霓虹灯的建筑物，一直扩散到远方的烟尘里。因为看不到地平线的缘故，整座城市就像一座孤岛，热闹非凡却又与世隔绝。

“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

这么伤感干嘛？远处不是有秋叶原么？（笑）



6.

从东京塔上下来，天已经完全变暗了，
它褪去海军蓝，转而变成了深黑色。
离开了铁塔，我终于重新看到了全东
京最漂亮的夜景。

在漆黑的幕布里，东京塔把自己镶在
没有人的舞台上，任凭灯光照射着自
己。20世纪中叶，他就屹立在这里，
但是现在铁塔旁边的建筑，没有一座
是他的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如此一来，
自然也就没有人能够听懂他说的故
事。

じや タワーさん おやすみ



东京 (二)

第六天

1.

初到东京已有一天，除了路途上的惊喜，东京还顺带打包送了我些杂七杂八的感受。

-电车好挤

-大家都穿着西装革履迈着大步子好严肃

-碰巧又在下雨

-然后我发现我把一件 Raffles Rag & Flag 的 T 恤落在京都了

-每个旅游景点都是挤不开的游客

最大的收获是今天感冒了。

“啊嚏！”

2.

下午趁着酥酥的小雨，我觉得可以去新宿御苑走一遭——说的就像要去劫生辰纲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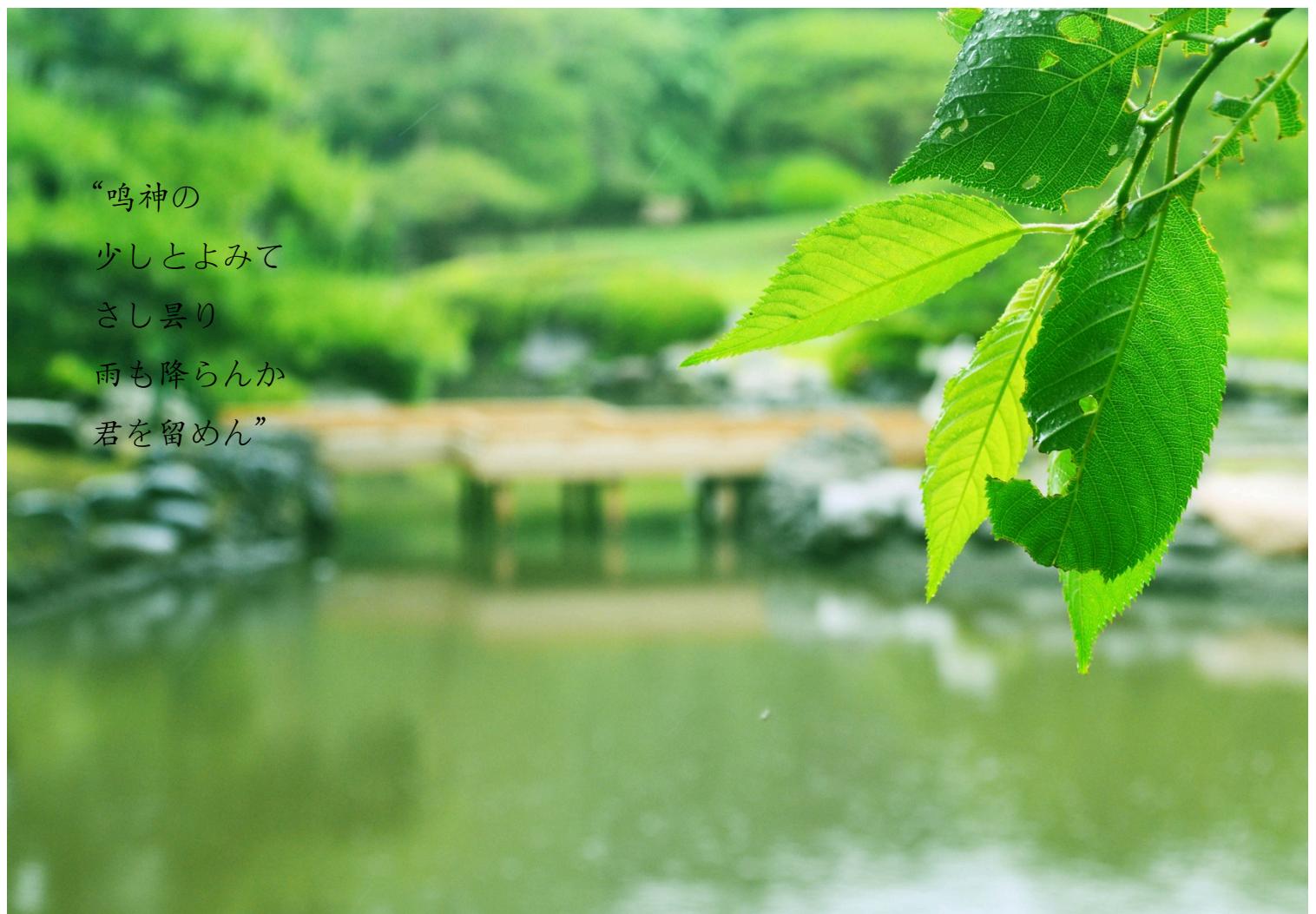
刚到御苑，雨便停了下来。就像电影里一样，御苑的入口有标识明确写着“禁止酒精”的字样。我猜新海诚可能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牌子，才想加入雪野小姐喝啤酒的那一幕吧。

雨虽然停了，但依然有灰色的烟雾在新宿上空缭绕，它像是在那里等着什么人，踱着小步子不愿离开。御苑里的小径都用碎石铺成，由于沁透了雨水，踩上去像是踩到了刚被海浪冲刷过的沙滩上。遇到地势低洼的地方，便会留下满是水渍的脚印。

听上去可能有点趣，但一路走来，是真是可怜了我的鞋子。



“鳴神の
少しとよみて
さし曇り
雨も降らんか
君を留めん”





我特意把让相机使用偏绿的滤镜，好让照片更接近于“言叶之庭”画面的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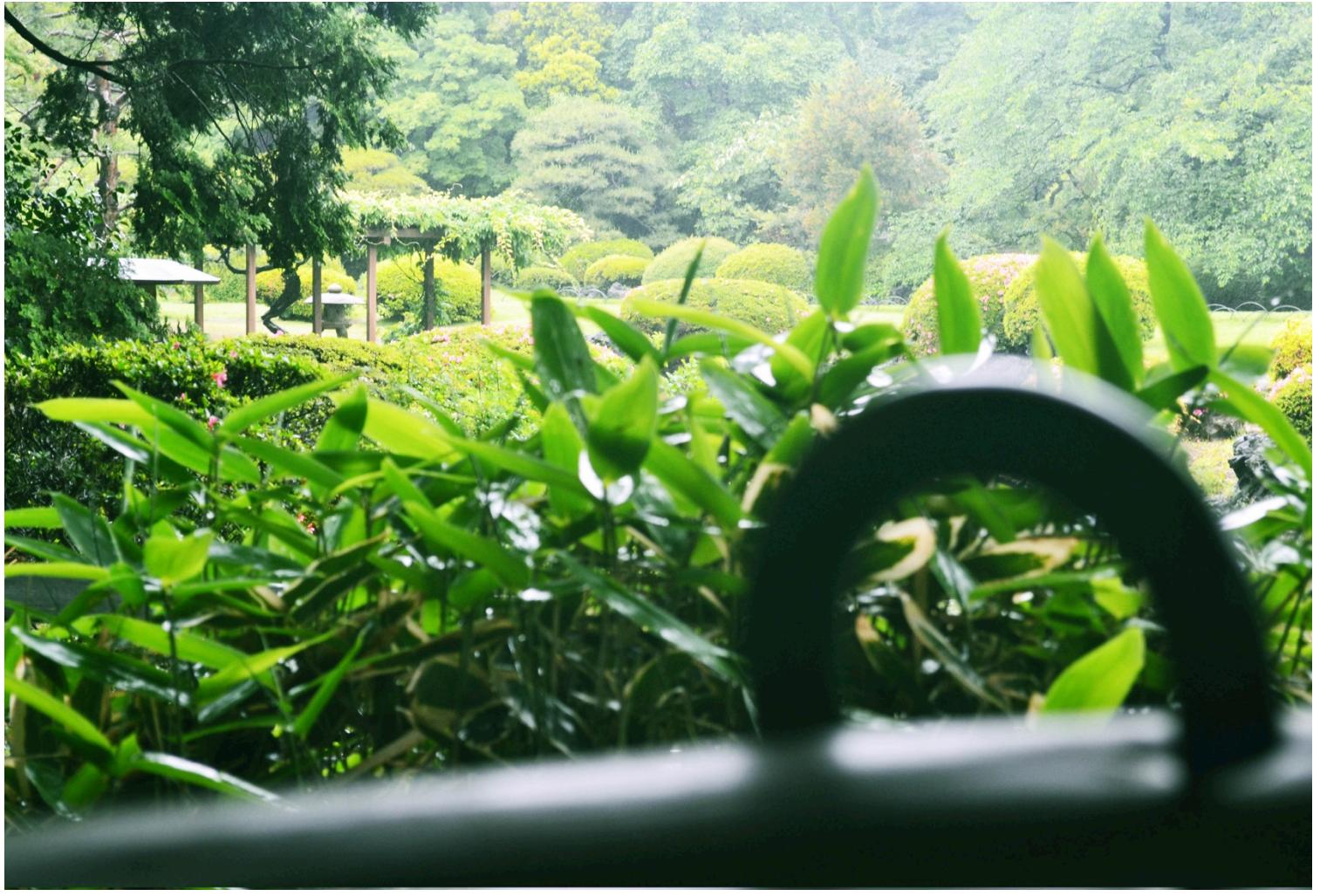
“sceneryporn”

好像有个词专门形容这样的景色。

不久，我便找到了秋月和雪野第一次相遇的小亭子。可能由于今天的阴雨天气把御苑的气氛营造得像电影里一样，亭子里已经有几位前来“采风”的人。加上我自己，这个本不大的亭子里挤了四个人。



因为四个都是爷们所以没啥话说，也不可能就趁着美景这么互相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于是各自找好位置拍照去了。



不知道是谁留了一把雨伞在这里。黑色的长伞靠在石凳上，像是故意待在那里等人把它拾起来，好还给它的主人，同时促成一段佳缘。

因为又有“影迷”陆陆续续前来，我没有在孤亭久留，转而去御苑别的地方闲逛。在池塘的一个小湾里，我找到了他们最后一次在御苑见面的地方。我记得当时电影里下了很大的雨，两人都没有带伞。突然出现的大雨把他们俩淋了个透，于是只好去雪野的公寓里换衣服。

此时，天空中的乌云又开始聚集起来，雷声也更近了。虽说是在圣地巡礼，但是我不想去体验一把淋雨的场景，即便那样可以让我加深对于电影情感的理解。我撑起雨伞，准备搭乘电车回千叶的旅馆。

“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 そう言うよ”

3.

为了驱走身上的感冒，我向店家要了楼顶浴场的钥匙。

虽说是青年旅社，但是他们家却提供了上好的独立浴场，里面有大得可以煮人的木质浴盆供人使用。浴室设在楼顶，从窗户外望去，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在夕阳里冒着金烟的富士山。

可能因为水太热的缘故，我差点把自己泡晕在盆子 O.O

4.

住青年旅馆有很多好处，除了便宜，更吸引人的一点是你能在这里遇到各种或有趣，或因为奇怪理由前来旅游的人。

之前在大阪住的胶囊旅馆，算是半个青年旅舍。里面游客人数比较少，大多是来出差的大叔，或者是无家可归的老人。然后到了京都，所住的旅馆是个样板式的，中规中矩的青年旅舍。里面住的多是年轻的背包客，他们有的在享受间隔年，有的，比如那个 SMU 的女生，只是趁着假期出来游玩一阵。而在东京住的这间青旅，里面住的人除了奇葩，我想不到第二个词语。

有把旅馆当成自己海外的家的中年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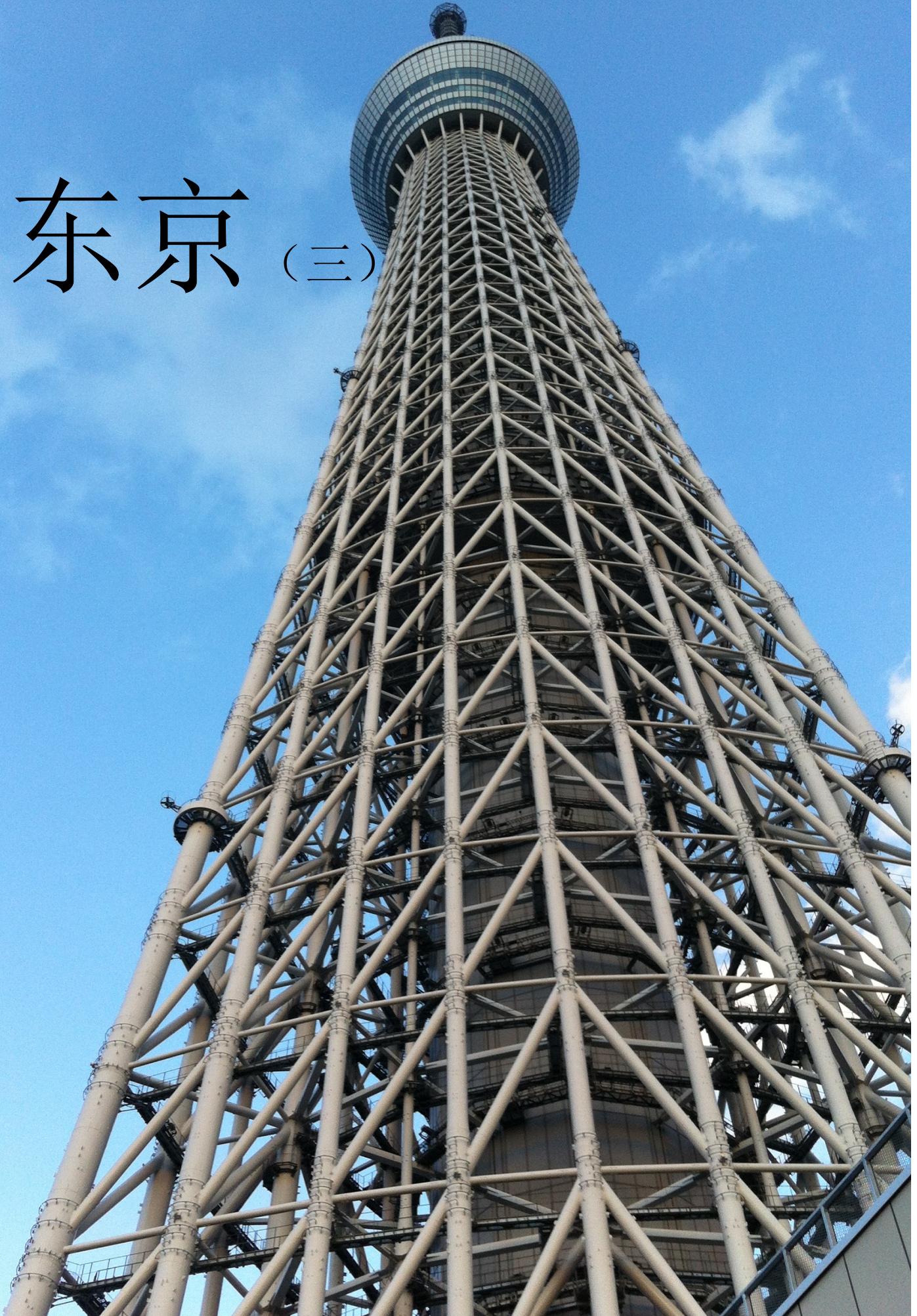
有携家带口出来的正直父亲。（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带着家人住青年旅馆）

还有不想回家的东京本地青年。

而那位女士却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不应该出现在专属的于她的客厅里。

喂，我好歹也是付了钱的唉，大姐。

东京 (三)



最后一天

1.

上午好不容易起了个早床。期间，我用了一个小时去战胜闹钟。

其实，最后的这一天，我并没有计划要去什么地方。只是想着，如果只是漫无目的地在东京搭上一天巴士到处转转也是件不错的事情。最后的一天，如果可以，我想慢慢地把它过完，好给旅行册的结尾上挂一个写着“完成”的木牌。所以虽然起床后才早上八点，但也只是缓缓坐电梯下楼买了盒牛奶，再缓缓地回到房间里。

被子旁边就躺着地图。趁着早晨尚还新鲜的阳光，我草草翻了一下。

“新宿，涉谷，银座……”这些地铁站的名字早已变得很熟悉，前几天的旅行的记忆，在略过地铁站的名字时便无序的浮现起来。新宿公园的宁静，涉谷的热闹，银座的繁华，都历历在目。接着，往地图的下方看去，忽然瞟见“台场”这个名字。

“台场”，是之前有计划要去的地点之一，但是由于感冒而中途放弃了。在我印象里，台场是一个看东京港景色的好地方，而且似乎 Big Sight 大展馆也在那里。于是没多想，便决定上路了。

就这样匆匆决定了下来，今天的目的地是台场。

至于台场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引用环球旅行的小哥那句话——“慢慢探索”就知道了。

在去往台场的地铁上，我翻阅了随身携带的旅游攻略。书上写着，台场是东京电视台的所在地，而且旁边的一座商城里还有一个一比一的高达 RX-78 模型。

一比一的高达？或许，这个尺寸已经早已超越了景物手办的定义。作为一个不怎么收藏高达机型的人来说，RX-78 到底有多经典，我真是不怎么清楚。但是想到能看到真正的高达，还真的有点小激动！至于东京电视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数码宝贝第一部的结尾，与究极吸血魔兽战斗时候的背景，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吧！那个经典的大球，在我第一眼看到它时，就一直觉它的造型不可思议。

于是，原本空白的最后一天，似乎也变得有些小意思起来。





2.

去台场的路上，天气突然变得很差。

昨天下雨时，我还期盼着乌云不要飘走才好，以免妨碍我的“言叶之庭”圣地巡礼。但是现在，我只希望乌云能早点散去，不然到了台场看东京湾，便是“山市”一般的景色。

当然，其实当时心情并没有非常糟糕。第一是因为在浅草站吃到了一个及其美味的芒果面包，第二是因为，我的对面正好坐着一群外出游玩的中学女生。她们都统一扎着双马尾，用轻柔的口吻说着日文。

忽然，前一节车厢有一个坐在婴儿车的小男孩嚷嚷着叫了一声他的妈妈，身前的几位女生便互相看看，悄悄地对对方说“かわいい”，然后眯着眼睛笑了笑。

そうですね かわいです



3.

到了台场，无奈天气依然不是很好，便想着先去看看高达的模型，但是考虑到它的尺寸，这里应该说是“机体”才对。于是在几座过街天桥上上下下走了有许久，终于到了叫做“Driver plaza”的商城，也就是机体摆放着的地方。然而之后我绕着整栋大楼走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半点高达的影子。无奈之下走进去问了下工作人员，才知道原来那个高达机体近期被搬走维修了——真是有些遗憾啊！

出师不利。

没有办法，只能继续上路，前往去富士电视台看看。

富士电视台的外墙可能是由于长期没有清洗，表面已经有些发黑，加上原本糟糕的天气，富士电视台的样子并不理想，原本金色的打球此时却泛着“黑光”……怎么说呢，实在不怎么好看。台场海边有个小得可怜的而且脏兮兮的“自由女神像”，脏脏的球加上脏脏的雕像——挺配的！

4.

其实，我之后还去了正在举办农博会的 the Big Sight……

考虑到就要结尾了，作为一篇游记，我觉得不应该添加太多负面情绪进去，特别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游记应该多点好玩的事情对不？所以其实 Big Sight 很好玩，即便没有 Comic Show 你一定要去啊！お願いします！

之后，由于昨天的感冒后遗症一直没脱去，身体昏昏沉沉地，于是就索性坐地铁回旅馆睡觉去了。

真的在旅行途中回旅馆睡觉去了。

5.

手机的闹钟把我在被子里蹂躏了许久，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起来把它按掉，心里也松了一口气。窗外，一抹玉米黄透过窗帘渗透进了房间……

雨停了。

我推开纱窗向西边望去，半边的天空已经被涂得金黄，云朵被强风吹着，追随太阳的脚步离去，而整个南千住区便顿时清晰了起来。

抓起外套和背包，我匆忙跑下楼。我知道，我现在一定要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天空树。

放弃了缓慢安静的巴士，我趁着最后的夕阳，向天空树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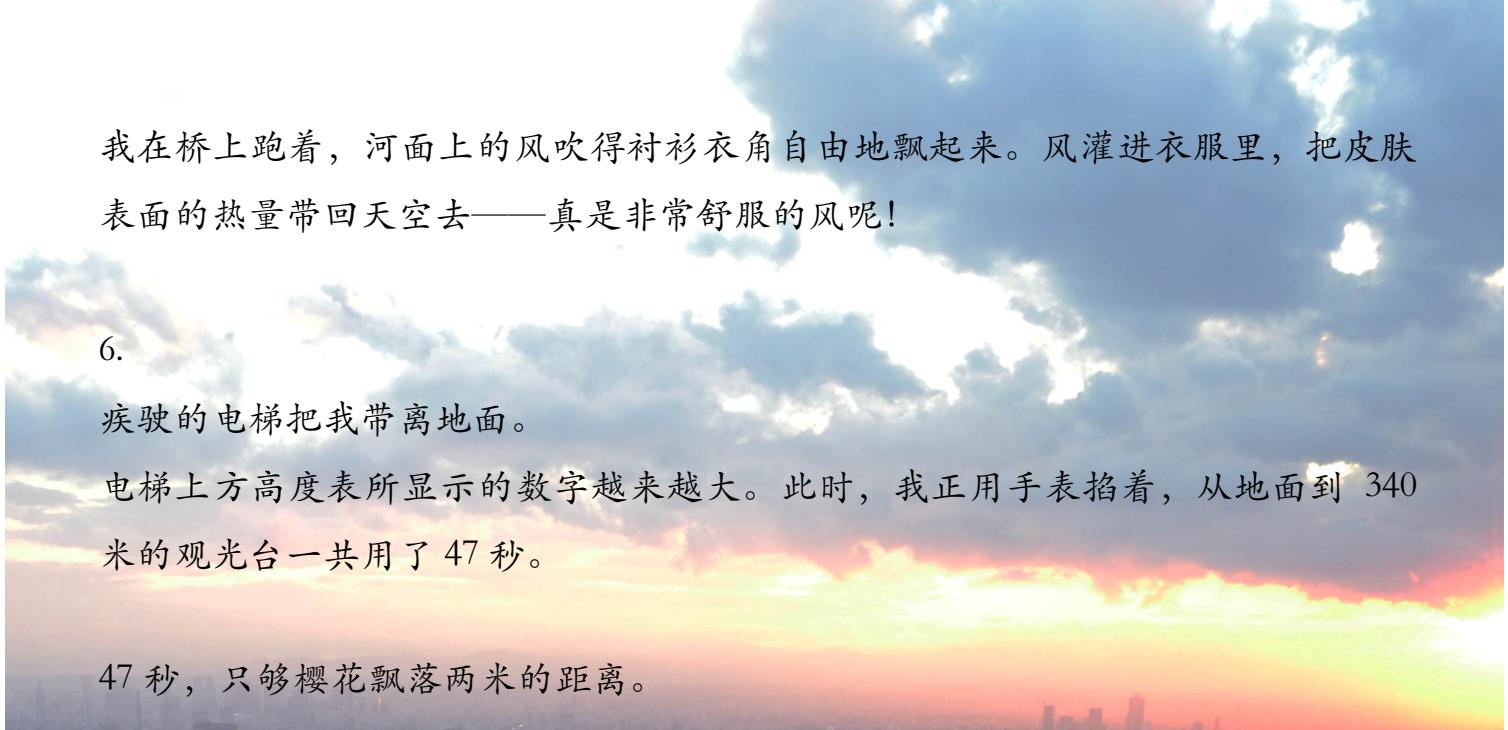


人们说，最后的时光总是最美好的。我不知道是这种情绪在影响着我，还是景色原本就有这么美。此时雨后的天空，一大团的云墙已经被吹到了新宿方向去了，只剩下头顶上几多稀稀疏疏的白云，从天空树旁边滑过。而西边富士山的方向，夕阳透过流水般的云彩，直直地打在千叶区，打在天空树的半身上，把地面映照得成金黄色。

从旅馆到天空树有一个街区的距离，期间需要跨过一条不宽的小河。我闯着红灯一路小跑，不久便来到了横跨小河的桥上。

起风了。

望着疾走的云彩和愈发明朗的天空，心里突然想到了新海诚一本有关东京的画集，它的名字叫“无尽的魅力”。新海诚笔下纯净得要扩散出画板的天空，大概就是竭尽全力，想要描绘现在天空的样子吧。



我在桥上跑着，河面上的风吹得衬衫衣角自由地飘起来。风灌进衣服里，把皮肤表面的热量带回天空去——真是非常舒服的风呢！

6.

疾驶的电梯把我带离地面。

电梯上方高度表所显示的数字越来越大。此时，我正用手表掐着，从地面到 340 米的观光台一共用了 47 秒。

47 秒，只够樱花飘落两米的距离。

与东京铁塔的玻璃电梯不同，天空树的电梯是全封闭的，并且故意把内饰漆成了最为神秘的颜色，黑色。这样的涂色，大概是设计师能为旅人所能奉献上的，最好的观前准备了。

黑色的幕布拉开，眼前，豁然开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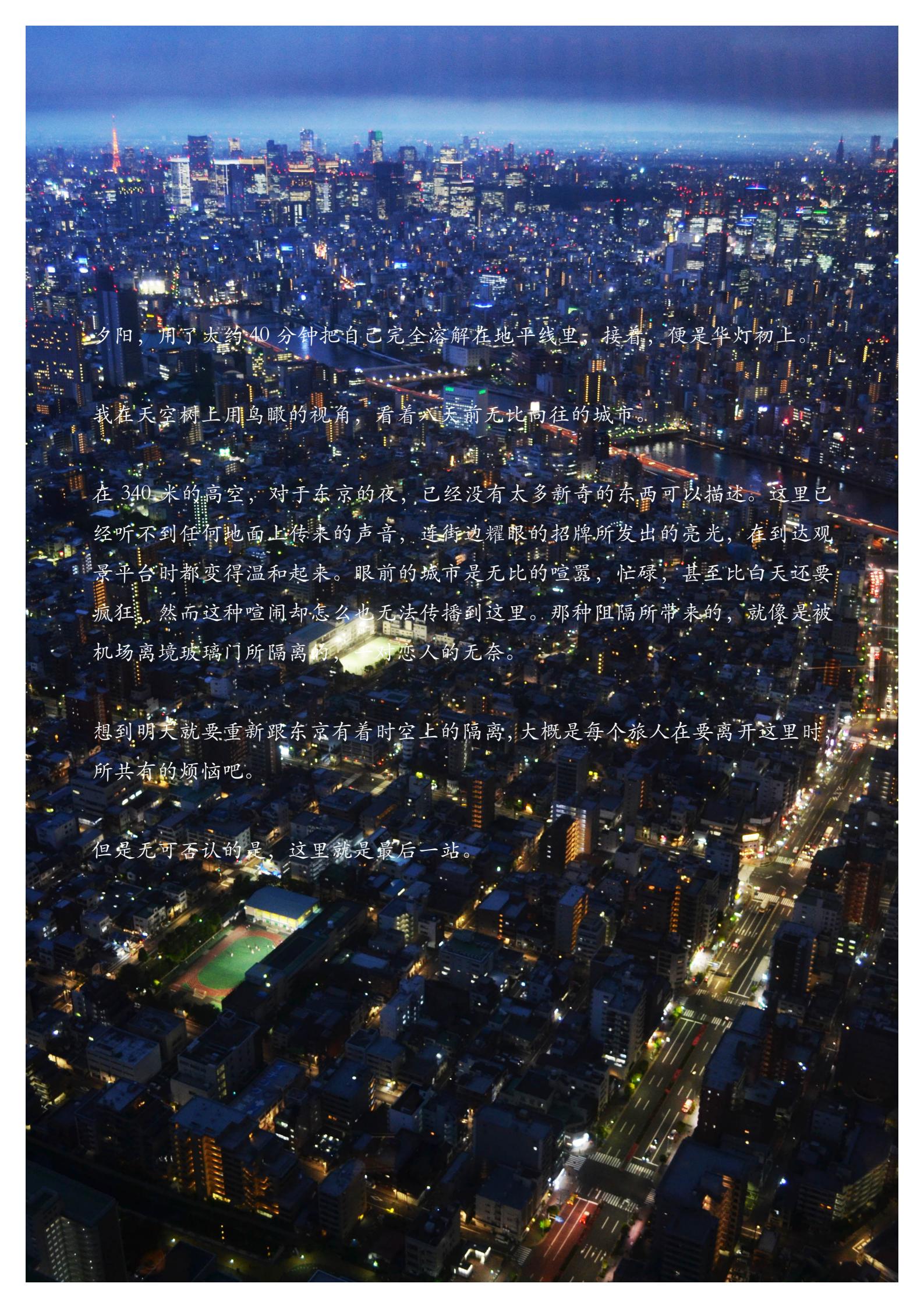
东京的天空，现在并不是万里无云的那种干净，但确实像古井水一般澄澈，漂亮。天空中浮着的云朵，背着天空树影子的方向远去。他们如坚强而又勇敢的军团，步伐坚定。而脚下，是已经变成小方块的建筑。方块间散落着的纤细的街道，在夕阳下泛着亮光。

远方，东京塔的轮廓，在愈发稀疏的水雾里慢慢显露出来。

身边满是虐待相机的游人，他们拿着手机相机还有大炮，绕着整个观光台拍了又拍，生怕浪费了每一秒。他们透着相机屏幕，也就是那些红绿蓝像素通道，观察着夕阳的坠落。

对我来说，这与从电视机里看到东西是没什么两样的。

或许他们认为，能用镜头捕捉到的，能用芯片储存起来的，才是能保存最永久的，殊不知，我们的双眼还有头脑，才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为精密的记录仪器。



夕阳，用了大约 40 分钟把自己完全溶解在地平线里，接着，便是华灯初上。

我在天空树上用鸟瞰的视角，看着八天前无比向往的城市。

在 340 米的高空，对于东京的夜，已经没有太多新奇的东西可以描述。这里已经听不到任何地面上传来的声音，连街边耀眼的招牌所发出的亮光，在到达观景平台时都变得温和起来。眼前的城市是无比的喧嚣，忙碌，甚至比白天还要疯狂。然而这种喧闹却怎么也无法传播到这里。那种阻隔所带来的，就像是被机场离境玻璃门所隔离的，一对恋人的无奈。

想到明天就要重新跟东京有着时空上的隔离，大概是每个旅人在要离开这里时所共有的烦恼吧。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里就是最后一站。



远处，一拨新的乌云已经开始聚集，慢慢吞没整个都市。就像离别时泪水模糊了视线，脚下的城市，在依依不舍却又无可奈何的境地里，变得越来越模糊。天空把东京最美的样子毫无保留的展现给你，给你惊鸿一瞥，然后便吝啬的立马把它收回自己的面纱里。仿佛在说，无论如何，你永远也不可能拥有，甚至片刻拥有这座城市。

人们说，好的旅行就像梦幻一样，给人惊喜，却又给人以不真实。旅行的终点，又让这个地方重回神秘。回到房间，七天的旅行已经被压缩成一瞬，存在脑海的一个角落里，若不仔细回想，旅程的细节，便马上被大脑丢失。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冲洗着东京的每一寸。

日本旅程已经结束，但是脚下的列车并没有停止，它缓缓地，哼着哐啷哐啷声，继续驶向远方——它的下一站将会停在哪里？

熟睡前最后的记忆，便是雨下得大了。





The End